

中篇小说卷 下

解放军文艺

600期纪念文集

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

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中篇小说卷(下)

解放军文艺 600 期纪念文集

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编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解放军文艺》600 期纪念文集.中篇小说卷(上、下)/《解放军文艺》编辑部编.-
北京:解放军文艺出版社,2004

ISBN 7-5033-1725-6

I.解… II.解… III.①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②中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 IV.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24440 号

书 名: **解放军文艺** 600 期纪念文集 中篇小说卷(上、下)

编 者: 解放军文艺编辑部

责任编辑: 王 瑛 王大亮 李 亚

封面设计: 阎可钦

版式设计: 王 瑛 王新建 王大亮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 吴 汇 王 瑛 王大亮 李 亚

出版发行: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: 100035

电 话: 66531659

E-mail: jfwybs@public.bta.net.cn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三河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46

印 数: 1—3000

版 次: 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33-1725-6/I·1325

定 价: 45.00 元(上、下)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五 附 增

[illegible]

九、这是一道由非知识型向知识型转化的题目，旨在考查考生对文学的鉴赏能力，分析问题的能力。答题时首先要对“文学”作准确的界定，然后从文学的起源、发展、分类、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，最后得出结论。答题时注意语言的准确性和逻辑性。

“文学”一词有多种含义，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广义的文学指语言、文字、符号、声音等一切能表达思想感情的东西，包括文学、艺术、科学、技术等。狭义的文学指以语言、文字、符号、声音等为媒介，通过想象、创造、表现、传达等方式，反映社会生活、表达思想感情、传递文化信息的艺术形式。文学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反映。文学具有审美、教育、认识、娱乐等功能。文学是人类文明的结晶，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寄托。文学是人类心灵的镜子，是人类情感的纽带。文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是人类文明的象征。文学是人类精神的家园，是人类心灵的归宿。文学是人类文明的灯塔，是人类精神的指引。文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，是人类文明的象征。文学是人类精神的家园，是人类心灵的归宿。文学是人类文明的灯塔，是人类精神的指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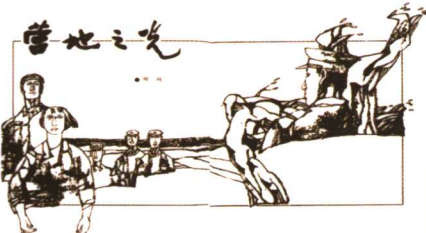
筆 山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啊，索伦河谷的枪声

[illegible][illegible]

营地之次



上甘岭，是朝鲜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场。这里，志愿军战士为了保卫祖国，为了保卫世界和平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。他们在这里，用鲜血和生命，换来了祖国的安宁和世界的和平。上甘岭，是志愿军战士英勇斗争的见证，也是他们英勇精神的象征。

在战斗中，志愿军战士们表现出了无比的英勇和顽强的精神。他们不怕牺牲，不怕困难，为了胜利，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。他们在这里，用他们的英勇和顽强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英勇精神。

上甘岭，是中国人民英勇斗争的见证，也是他们英勇精神的象征。在这里，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宁和世界的和平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。他们在这里，用鲜血和生命，换来了祖国的安宁和世界的和平。

磨菇堡



高粱酒

高粱酒，是中国人民的一种传统饮品。它是由高粱经过发酵和蒸馏而成的。高粱酒不仅具有独特的风味，还具有多种保健功效。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，增强免疫力，对于人体健康有着积极的影响。

高粱酒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早在古代，人们就已经开始酿造高粱酒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高粱酒的酿造工艺不断发展和完善，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高粱酒不仅是一种饮品，更是一种文化。它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勤劳，也代表着中国酒文化的博大精深。在今天的中国，高粱酒依然深受人们的喜爱，它已经成为了中国酒文化的一张名片。

父母爱情



染坊之子



出品人 朱冬生

《解放军文艺》600 期纪念文集·中篇小说卷(下)





解放军文艺编辑部 编

目 录

染坊之子	苗长水	1
棕色雪天	曹 岩	49
白纸船	张 波	97
弹道无痕	徐贵祥	133
四海之内皆兄弟	赵 琪	183
子弹穿过头颅	陶 纯	229
我的天空	姜凡振	269
利斧之刃	中 夙	317

苗长水

染坊之子

原载于1989年《解放军文艺》2月号

山东南部的沂蒙山区,有着许多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。它并不是原始的优美,而是显示着人类文明进化的优美。那儿总能看到令人陶醉的乡间炊烟,山上有修整得像绣花女绣出来一样的庄稼地,那蚕桑和果木像是人类的歌声,河里蜿蜒流淌的也像是人类明净的血液。

南沂蒙费县的梁丘山中,就有一个这样的去处,你沿着两边都是陡峭的梁丘大山的道路往里走,走得几乎没有路了,就是这儿。这儿人土音读梁丘为“狼丘”,这读法本身就尤其美丽动人。这个村庄的名字叫天勤汪,因庄前有一条生满绿藻的小河,河水又聚成一湾绿色的清澈水汪而得名。庄并不小,这时就有九十九户人家了。这时是民国十七年,公元一九二八年,赵林九岁,随母亲赵刘氏从费县西边的方城至此,投奔舅舅刘兴邦,学染布手艺。

那时候山东民间,蓝印花布的染坊还很兴盛,不光是乡村,就是省会济南,也还流传着那句老话:天下无二业,除了当铺就是染坊。这时刚开始流行银洋钱,有“龙洋”、“大头”,六吊钱一块。那种新发行的银洋阁儿,老百姓还不认。民国剪了辫子,但乡间里的男人头上辫子还盘着。舅舅刘兴邦头上的辫子又黑又粗,染坊业挣不了大钱,但舅家的日子还殷实。

在这几家境殷实的标志有两个,一是里里外外收拾得比较干净,这说明日子过得比较从容,有条不紊。二是家里摆有摊好的煎饼,若是好年景,摊好的煎饼能摆到半人高,够一家人吃半个月的,霉年景当然就



染坊之子



山东南部的沂蒙山区，有着许多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。它并不是原始的优美，而是显示着人类文明进化的优美。那儿总能看到令人陶醉的乡间风景，山上有修整得象绣花女绣出来一样的庄稼地，那麦苗和果木象是人类的歌声，阿里山蜿蜒流淌的也就是人类明净的血脉。

那时烟台山民间，蓝印花布的染坊还很兴盛，不光是乡村，就是省会济南，也还流传着那句老话：天下无二业，除了当铺就是

她一家人吃半个月,寿星当然就不行了。这两个标志其家都具备。虽然是隔了两年的大旱了,舅家的煎饼还有摆盘的,赵林一进门,就先看到了这煎饼,虽然一说是瓜干煎饼,还是恨不能立刻就结婚去买上两个。

仲子是个极和气的穷小脚女人,长得不错,亮,上下收拾得却整齐。她也知道孩子在这

然后表叔就带他调庄里转。这一天是农历四月初七。赵林到舅舅家的头一天，被接去的人回忆这一天的说法：“那一天和玩儿似的就过来了。”从表面看来，这一天真的是很平常的一天，一点也感觉不出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，唯有不同往常的就是有点热。太阳历四月天，就有这点夏天一样的热。太阳晒得地面起了厚厚的尘土，墙和胸都躲在屋檐底下的阴凉里。这早来的酷热，预示着两年的大旱之兆，更天的天灾和人祸即将降临，是个不祥之兆。

1989年《解放军文艺》2月号刊登苗长水的中篇小说《染坊之子》。插图：陈雅丹。

阴凉里。这早来的酷热，预示着两年的大旱之后，更大的天灾和人祸即将降临，是个不祥之兆。

这庄里有东西两座相连的石围墙，围墙有一丈多高，墙内是庄里人家，墙外还有大戏台，土垒的，却很光滑宽敞。表姐领着赵林在这戏台上玩了约摸半个时辰，离着吃下晌饭还早，突然听到西围子门那边轰的一声响，接着就是人声嚷嚷的。赵林胆小，吃惊地瞪眼问表姐：“这是怎么了？姐！”表姐胆大，拉着赵林的手说：“走，咱过去看看！”

表姐弟俩一溜烟来到西门上，看见那些围着说话的庄里人，才听明白，原来是土匪刘黑七的小帮头又来催给养，说要二百斤摊张子，三百斤暄子，黑毛子十头，现银子一百元。村里人有胆大的刀会会员，好惹事的，扔了颗土炸弹，把那小帮头炸伤走了。

赵林一听见刘黑七这仨字牙关就发紧，像他这么大的孩子，已经听得懂这些土匪话了，摊张子是煎饼，暄子是馒头，黑毛子是猪。还有诸如爬山子是羊，伸头子是小鸡，条子是毛驴，春子是牛之类的黑话，山区的孩子都能听懂。这些东西土匪今天没要，不过已经提出来的那些，在这年景就不是个小数了。

远远看见有个人在那跺脚骂街，头上的辫子盘着一半儿，从耳朵前边耷拉着一半儿，敞着怀，像是有些武功。他说：“有本事你刘黑七就领着马子来打！别净瞎嚷嚷！想要么你就来拿，进了天勤汪围子就给你！你这个乌龟精接的，没这个本事就别嚷嚷！”

那被炸的小帮头早叫喽罗们抢到马上逃去，这人是朝着影儿空骂。

“这是庄长广玉。”表姐对赵林说。

“看上去武功夫怪挺的。”赵林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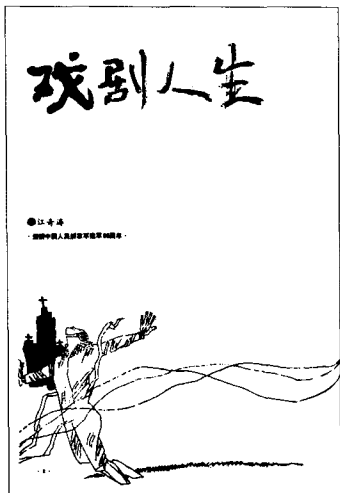
“挺个鸡子！”表姐那嘴皮儿一撇，“一个霸道！就仗着有那几颗土炮、叶子刀，非和大马子头儿作对。俺爷娘说了，早晚叫刘黑七打破了这围子不可！”润儿说的这马子，也是老百姓对土匪的俗称，正如东北人称土匪为胡子一样。

“刘黑七打破围子，不就得杀满庄吗？”赵林问。

“那也不见起，”表姐说，“有仇有恶的杀，不仇不恶的庄户人，凭什么杀？”

赵林觉得表姐也有理，表姐到底也是十五岁的大闺女了，看事情会比他透彻。这时她脸色也十分平静，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恐惧感。惟有想的就是叫表弟怎么玩得尽兴。

“走吧！”她拉住赵林的手，“不稀得理这些野人，咱玩咱的去！”就带着表弟走了。



1992年《解放军文艺》5月号刊登江奇涛的中篇小说《戏剧人生》。插图：陈钰铭。

赵林看那些围着的庄户人，不少也确实拿着不当回事的，说着话就忙各自的去了，确实和玩儿似的。

又出了围子，来到庄前那条生满绿藻的小河上，河底是石头的，石缝间游着无数小鱼，踩着那些露出水面的石头，赵林随表姐过了河。河对岸是一片零落的小树林，都是些直直的小杨柳树，虽然零落，却幽静，直连住远处的山脚，像散布开的骑兵队形。树底下有成片的牛粪驴粪，铁匠炉的残渣。

“逢集的时候，这里是牲口市，那铁匠炉是钉马掌的。”表姐一一指点给赵林。

顺小河的不远处，就看见那个绿色清澈的大汪，有些精赤的孩子和男人洗澡，表姐看见，脚步就止下了。那些半大男人看见了这边，转了身子一起朝这叫：“哎！润儿！过来呀！领着你家那小外甥过来洗澡吧，给爷们儿搓搓腿沟子！”

“没皮脸的！”润儿反骂道，“你们过来！叫个老雕都给你叼了去！”

那边还在叫着，润儿朝那望了一会儿，才转过头，冲赵林一笑：“走，咱回家吧，到晚上我再领你来，咱找个好地方洗澡。”

吃下晌饭的时候，天已经擦黑，舅舅掌上了灯，一家人围在院里的桌上吃饭。妗子打了米面榆叶的糊糊，桌上还搁了剥干净的小葱，咸菜条炒的鸡蛋。润儿一个劲儿让赵林夹鸡蛋，赵林当然也懂事了，谨慎地下着筷子，只顾干啃煎饼。他觉得干啃煎饼就够好吃了，将来跟着舅舅

学了染布手艺，自然也会过上这样的日子。

饭吃到一半，有个人来到门上，叫道：“兴邦，广玉叔叫你这就过去一趟。”

刘兴邦没放筷子答道：“正吃着饭呢，一会儿吃完了就去。”

那人说：“怕是不能等到吃完了再去呢，有要紧的火急事儿！”

刘兴邦这才搁了筷子，拿了个煎饼吃着就去了。没多大会儿就回来了，脸上沉沉的，压下声来对一家人说：“这回惹下塌天的祸了，下晌炸了刘黑七的小帮头，刘黑七指派人捎了信来，今晚十二点来跑围子！”

妗子一听就坐不住了，说：“那咱这一庄的男女老小怎么办？还不赶紧招呼着往外躲？”

舅舅说：“广玉已经叫人把围子门堵了，光留下北门，他自个儿拿着锋利的铡刀在那儿把着，谁往外跑就一刀劈了！老婆孩子一块儿守围子！”

“那也得叫润儿她姑和孩子躲出去！万一叫刘黑七那杀人的魔王破了围，岂不叫她娘儿俩也跟着遭殃！”

“谁去送她？”舅舅说，“广玉叫我这就去给王庄大刀会送信去，外头恐怕也到处都是土匪的勾子了，叫她娘儿俩撞上了怎么办？还不如就在家藏着安稳！”

“那你就不怕撞上？”

“这不就是嘛，广玉寻思半天才想出这么个花儿，叫我装成是去收布的，四周的人也都熟识，才叫我去王庄送信嘛！”

“这没深浅的霸道广玉！”妗子骂上了，“早知道别叫他招惹这些马子头儿，他逞能，这会儿让满庄里的老婆孩子跟着他头碰石头……”

舅舅不敢耽搁，嘱咐了妗子该收拾的东西，到时万一有意外都藏到夹壁墙中，自己背了布褡子就去了。妗子六神无主，不知先收拾什么才是。母亲赵刘氏更经不起事，这会儿身子都软了，呆坐在板凳上说不出话来。惟有润儿还是不怕，朝赵林说：“咱家里有个夹壁墙，就是俺爷修了防马子的，呆会儿我领着你进去。”

母亲这会儿才说话：“唉！呆孩子，你知道啥？夹壁墙能防得了官军，防不了马子呀，那马子是些什么人？！”

润儿却全不放在心上，拉着赵林站起来，冲她娘说：“娘，我燥热得慌，带着俺兄弟去汪崖上洗个澡就回来。”

她娘烦道：“才四月天，燥热得什么慌？出去不怕叫马子拉了去！”

润儿说：“一冬天身上都没沾沾水，下晌看见一些人在那洗呢！”

她娘说：“你连围门也出不了！不信你去吧！”

“那俺就去了！”润儿也不再问赵林娘，拽起赵林就走了。

他们跑到靠戏台那儿的南门上，看见一些人正在那搬石头堵门，一些人点了豆油火把，提着叶子刀守着，不让出门。润儿说了声还有羊在外头拴着，硬和赵林挤出去了。

他俩过了河，直跑到那大汪边上，沿着汪崖，润儿领他走到一处极幽静的地方。这地方被一片小树林遮着，一色的圆石，直铺进汪水。大汪这时寂静无波，一弯月牙儿正从东面的山垭缝里升出来，清光皎洁，照在纯洁湛澄的汪水中。

赵林感觉自己一生再没有进入过比这更纯洁神圣的境界了，他正是在这时情窦初开，悟得了生命真谛。

表姐先脱下鞋子和上面的蓝印花布褂，穿着里面的马夹和裤子，踩着圆石，晃晃悠悠淌进水中。然后她坐到水中，脱了马夹，又在水里脱了下面的衣服，转回头来冲赵林叫道：“快下来呀，兄弟，这水还温呢，沾在身上好凉快！”

赵林不敢下去，更不敢靠近表姐，这水不深，表姐坐着的地方，水才刚没到她的胸膛，表姐的脸蛋儿黑红黑红的，可身体却那么白，胸前两座雪白的鼓鼓的小乳房，一会儿被水没住，一会儿又浮出来。

表姐却一点也不怕他，亲切地笑着招呼着他：“快下来吧，害怕什么？把你那衣服脱在石头上，今晚上不怕有人来看，也没个敢来偷衣裳的。”

赵林照着表姐的吩咐，乖乖脱了衣服，光光地钻进水中，但却不敢靠近表姐。表姐已经把辫子拆散了，浸到水中，又抬起头，说：“你会凫水吧？会凫你就往里凫一会儿。我不会凫水，就在边上洗洗就行。”

赵林会打几个扑腾，走到水深处，扑腾了一圈儿，觉得里边水凉，就又回来了。边上的水还是很温，小鱼在水中悄悄地咬着身上的汗毛，一撮一撮的。

“这水里有什么东西吧？姐？”赵林远远看着表姐雪白的上身。

“有老圆。”润儿洗着头发，又搓洗着衣服说。她坐在水里，像一朵月下的睡莲。

“那就是老鳖吧？”赵林不由就有几分紧张。

“可不能这么说，兄弟！”润儿笑道，“圆是圆，鳖是鳖，老鳖四条腿儿，老圆是神物，五条腿儿，大汪就是老圆住的地方，这你还不知道？”

表姐又在水里洗完了全身，看看赵林也差不多洗完了，她又原样儿坐着穿好衣服，这才出了水，说：“走吧，咱得回家了。”

赵林呆呆地看着水漉漉的表姐，陡然间觉得世界上最好看的女孩

儿,就是润儿表姐。

刀会的人也有刀会的隐语、交口,守围墙不叫守围墙,叫上铺子。赵林跟表姐润儿再从北门绕进庄,年轻力壮的刀会会员们已经上铺子了,一个个腰缠紫花围腰,胸戴大红兜肚子,这是刀会的护身符,保护刀枪不入的。围子墙上火把通明,戴了护符提了叶子刀的刀会会员梭巡其间,妇女壮年们在搬运石头炸药,加固围墙,补充要口上安放土炮的弹药。东西两围子之间不断以隐语互传信号,通报消息。

有那年少风流的红兜肚子,看见水灵灵的润儿走过去,忍不住眼珠就不转了,吆喝:“润儿!小俊妞儿,是给哥哥们送酒来喝的吧?”

沂蒙山人嘴里说的酒有两种含意,一是就指酒,二是指妇女的奶。所以这小红兜肚子话里也不无下流含意,众人都在哈哈笑。

润儿也不怕,农家的女孩儿长到这时,见识的也多了,她边走边说:“别火急,守稳了围子,还少了你喝的!”

“得要你亲手端着我喝!”

“没家教的,你情等着就是!”

润儿脸红着,她知道表弟也能懂了这些话,二人急急地便转回家。

矜子和母亲都在为出去的舅舅担忧,盼他回来,可矜子嘴上却一个劲地说:“怕是他今夜里就回不来了,回不来才好,等马子走了再回来正

江奇涛的中篇小说《戏剧人生》插图,作者:陈钰铭。



好！”

母亲说：“要紧别耽误到路上！”

家里值点钱的物件都藏进夹壁墙，其实舅家也没什么值钱物，惟独是给人家染的三十来匹布，这是最值钱的了。入夜之后，一家人和衣躺在一张床上，润儿和赵林说了会儿话就睡着了，姣子和母亲醒一会儿睡一会儿，一有个鸡飞狗叫的便机灵一下。

整个村庄也都处在这状态之中，那围子上的豆油火把彻夜点着，四处灯火通明。大约正好是夜半时分，分秒不差，从西南方向传来了土匪的调队号声，刘黑七这土匪说一不二，真的来了。

全庄的人听见这号声都起来了，听着跑腿的刀会会员挨着巷子传达庄长广玉的命令：“马子来跑围子了！青壮年男人都上铺子上去，妇幼老小也都听候吩咐，烧水送饭，搬石运料，谁家有误，放进来马子，广玉叔铡刀底下试问！”

传令一过，整个天勤汪一片混乱人声，但不多一会儿的工夫，这人气也就平静下来，土匪的马蹄声及刀枪碰撞声已由远而近。

这就是那次大祸的开始。

刘黑七骑了一匹大黑马，率先出现在润儿领着赵林玩的那片小树林子的边上。他身边紧挨着的就是老百姓都知道名叫船儿的护兵，护兵船儿旁边是号头儿。火光照着刘黑七的大脸，他穿一件黑绸子长袍，袍袖子在两边耷拉着，里边一件羊皮小袄，怀敞着，露出胸上的两道黑毛，辫子在胸前盘住。老百姓传说刘黑七这人肚脐上还有个碗大的黑瘤子，身长腿短，这正是乌龟精变化的痕迹。他从前是这费县南锅泉放羊的出身，练有一手二百步内飞石击羊角百发百中的绝技，翻山越岭如走平地，从民国五年起事拉杆子当土匪，直到后来成了万匪之王，横行北半个中国。

这时他手底下已有千把多人，有骑马的，有步行的，有使长短钢枪的，也有掂着切菜刀的，各式打扮，黑压压地布满了那片树林。

刘黑七站定之后，看看围子上的阵势火光，发话笑道：“刘广玉！你这个不知死的婊子儿！就凭一共六颗撵雀儿的土炮，也敢和你七老爷的钢枪对抗？”

庄长广玉早等着他呢，发话道：“刘黑七你这个抱巴棍放羊的种！你怎么知道我就才六颗土炮？你当我没钢枪？打你这个鳖蛋养的我懒得使！单等着末了活逮住你，我一枪子儿崩了你的乌龟头！”

刘黑七火了，从怀里拔出了匣子枪，冲号头儿说：“给我吹号！开了

围子,把刘广玉老姨子儿的肠子扒出来,把有蛋儿的都卡死!”

旁边那小号头儿骑在马上,刚要举起号来待吹,围子墙上这边却轰的一声巨响,一发土炮打了出去,正打中号头儿,炸了个血肉横飞。

土匪们因为早侦察好了庄里一共六颗土炮,所以没拿着当回事,站得离围子很近。这一炮打出去之后,才鸣啦一声退回去老远。但他们也早做好了准备,随后便几个人一拨儿,抬着门板顶在前头挡着,攻了上来。

土炮的火药铁砂打不透门板,在前头顶着门板的土匪们眨眼就跑到了围子墙底下,扔了门板叫喊着就往墙上爬。庄长广玉手提那口磨得锋利的铡刀,伏身在墙里边等着。头前一个小土匪刚冒上头来,广玉手起一刀,斜劈过去,劈去了半个脑袋。底下的土匪全退了。

土匪那边有一支手提式二十五粒机关枪,一阵猛扫过来,子弹越过围子墙头飞过去,打在正街一家门上,两扇门板立时成了蜂窝。

刚劈下去的这土匪,手里还有一支快枪,扔在墙根底下。早有不怕死的一名大刀会员,赤膊穿了那红肚兜护身符,拽着绳子坠下墙,飞身把枪捡了回来,机枪子弹围着他身边突突,竟连根毫毛也没擦着。那枪捡上来,是支德国一把匣子,庄长广玉就别在了腰里,回头就冲那边吆喝:“刘黑七你这鳖蛋变的,你出来!看看你老爷是六支枪还是七支枪?看看你爷爷有快枪吧?!”

1992年《解放军文艺》
5月号刊登郭兵艺的中篇
小说《飞天》。插图:张江舟。

